



福尔摩斯归来探案集

让死人说话的福尔摩斯

[英] 唐纳德·托马斯 著 刘鑫 马旭冉 译



群众出版社

让死人说话的福尔摩斯

(英) 唐纳德·托马斯 著

刘 鑫 马旭冉 译

群众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让死人说话的福尔摩斯 / (英) 托马斯著; 刘鑫, 马旭冉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4. 9

(福尔摩斯归来探案集)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260 - 6

I. ①让… II. ①托…②刘…③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2492 号

让死人说话的福尔摩斯

(英) 唐纳德·托马斯 著

刘 鑫 马旭冉 译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次

印 张: 8.875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20 千字

印 数: 6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5260 - 6

定 价: 30.00 元

网 址: www.qzcbbs.com

电子邮箱: qzcbbs@sohu.com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内容简介

年轻女性不断突然死亡。是酗酒？是中毒？权贵们不断收到敲诈勒索信。她们和死者有没有关系？医学院学生也被卷入死亡案件。矛头究竟应该指向谁？案情越来越扑朔迷离。是谋杀？是敲诈？福尔摩斯和拉斯特雷德使出浑身解数，为探真相，竟然让死人讲话。

精彩内容，且看《让死人说话的福尔摩斯》。

目 录

让死人说话的福尔摩斯	1
护士丈夫之死	88
被玩弄的少校	127
赤裸骑士	171
胜负已分的比赛	213



让死人说话的福尔摩斯

1

我和福尔摩斯相交多年，可我这里拿到的案子却极少吸引他。

福尔摩斯向来认为，案件的诡异之处往往隐藏着线索；越是司空见惯的案件越难侦破——兰贝斯和窝打老道一带的案子发生在贫民区，除了杀人犯精神失常犯案外，还有颇多吊诡之处，所以它深深地吸引着福尔摩斯，更何况他还能从中赚点儿外快，因此，他选择与伦敦警察厅强强联手。相较之下，我就没什么经验了。

我们的对手也有一群帮凶，个个和主犯一样疯癫。令人费解的是，其中不乏女人。我们原以为真凶皆是暴戾凶残的男性。难道现如今女人都丧失怜悯之心了吗？按照福尔摩斯的理论，此案疑点多，这群疯子应该很容易被抓到。可惜，时光流逝，事实证明，事情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


让我从头儿说起。那天是周六，傍晚时分，我和几个老战友聚会后，赶到滑铁卢车站。十几年前，我和福勒、奥斯本、斯科特曾一起在阿富汗战争中服役，我起初效力于诺森伯兰郡燧发枪团，后来在从白沙瓦向坎大哈前线转移的过程中，晋升为中尉——我的军旅生涯很短暂，自然也没有太多荣耀。麦万德战役打响时，我被派遣到伯克郡团。不幸的是，我中了枪，子弹穿过锁骨下动脉，击碎了我的肩胛骨。厄运没有就此结束，我在白沙瓦基地医院的康复治疗中感染了伤寒。我回乡结识福尔摩斯的过程，在著名的《血字的研究》中已经讲过。

十多年后，四个老战友时常在奥尔德肖特聚首，共同回忆我们的峥嵘岁月。从愉快的午餐会归来，我脑海中的贝克街公寓、九榆树及窝打老道渐渐隐去，取而代之的是阿富汗光秃秃的山脊和战壕。伴随着汽笛轰鸣声列车驶入站台，而我的思绪飞到了炮火声中的贾拉拉巴德。

10月的夜晚，细雨蒙蒙，雨水打湿了我的衣服。我离开火车站，走在繁忙的街道上。煤气灯忽明忽暗。此情此景应该只属于街头摊贩、卖花人、乞丐或衣衫褴褛的孩子。此时此刻，我们贝克街公寓里的壁炉里正燃烧着熊熊火焰，释放出温暖，等着我回家。我加快脚步，准备叫车回去。

就在这时，忽然传来一声尖叫，像麦万德战场上的吉赛尔步枪射击时发出的声音一样刺耳。

“救救我！天哪，救救我吧！”

乍听之下，这求救声像是痛哭，仔细听来，蕴含着哀求和恐慌，其惨烈程度不亚于屠宰场里的人兽争斗。就算是早已见惯死亡的医生也能察觉，这是生命结束的残酷预兆。此后的无数个静夜里，它时不时地萦绕在我耳畔，回荡在空寂的街道上。



恰逢周六，从滑铁卢桥到圣乔治广场的街道格外拥堵。我眼前的路面被沿街窗户透出的灯光照亮，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烟雨。喊叫声大概是从约克酒店附近传过来的。具体位置并不确定。隐隐约约、断断续续的哭声很快又被淹没在穿梭于货车间的马车的隆隆声中。

约克酒店的大门开开合合，从酒店的公共酒吧里传出阵阵音乐和嬉闹声。但刚才的那声尖叫绝不是哪个年轻女人在耍酒疯。我正在出租车和公交车之间徘徊，忽然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孩儿，于是停下了脚步。女孩儿踉踉跄跄地倚着酒店的墙壁，双手紧紧地压着腹部，像个醉汉一般，身体扭曲而歪斜着。

“救命！快来人，救救我！”她的声音比刚才轻柔了，但似乎更有力量。

我急忙去搀扶她，还没等我将她扶稳，她就顺着围墙滑了下去，瘫坐在湿漉漉的地上。女孩儿年轻丰腴，美丽的鬈发随意地扎成马尾垂在肩上。待我扶着她，她便不再尖叫了。尽管努力克制着，她还是呕吐起来。她的身体蜷曲着躺在人行道上，无比恐惧地呻吟着。

她这样的打扮，出现在这种地方，她的职业不难猜测。夜晚的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。我扶她起来时，路边已经聚了一群围观者，我俩被夹在中间。

“让一让，我是医生。”

众人窃窃私语，眼前的场面似乎更有看头了。可怜的姑娘痛苦万状，脸色煞白，头发被汗水浸湿，紧贴在前额上。我轻轻地问她话，但她目光呆滞，好像听不到我的问话。紧接着，她紧咬的牙关里挤出一连串短促而凄惨的呻吟。她全身痉挛，脸疯狂地抽搐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“希波克拉底的微笑”，也是可怕的死



亡预兆。我问她话，她好像根本听不到，什么也不回答。我根据她目前的状况初步判断，她此时处于震颤谵妄（一种酒精所致的精神病症）的最后阶段。

我跪了下来。她的抽搐短促地停顿了一下，这证实了我的猜想——酒精中毒。她正忍受着痉挛引起的急性心脏衰竭。她眼神迷离，汗流浹背，呼吸很不均匀，身上散发出杜松子酒的甜蜜烈性气味。我问她吃过什么、喝过什么，她断断续续地答道：“在约克酒店……和弗雷德……喝了杜松子酒……酒里……掺了白色物质。”

“弗雷德·利内尔，原来是他！”人群中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“上帝保佑啊！她在抽搐！”

女孩儿摇头否认。她在垂死挣扎，又一阵尖叫，这次更为虚弱。她的头向下滑，膝盖猛地抬起来，顶住胃部。紧接着，尖叫变成了凄惨的咕咕噜噜和胡言乱语。我亲眼目睹过这种症状，知道这表明大抽搐就要来了，必须立刻对她实施救治，否则她会死在人行道上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头戴帽子、腰系围裙的商贩穿过人群向我们走来。他抬着担架，两位助手紧随其后。

他好像根本没看见我，扭头对助手们说：“把她送到西敏桥路杜克街8号，她叫艾伦·唐沃思，租住在埃文斯太太那儿。”

我向他的助手们点点头。确实不能把女孩儿留在这里。我们交换了名片，我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了“震颤谵妄”、“晕厥”和“杜克街8号”，递给他们。

“赶紧去圣托马斯医院。把这个交给内科凯洛奇医生，给值班助理也行。杜克街需要急救车。请他们叫一驾四轮马车，送她去医院。她家离这里不远，医生来之前，我们最好先把她送回



家。”我写了“晕厥”以强调病人的病情危重，现在看来，剧烈抽搐将更频繁地威胁她的心脏。

斯泰尔斯一路小跑，穿过火车站，朝河堤方向的医院赶去。

女孩儿的身体不停地抽搐着，看起来十分痛苦。两名助手合力把她抬上担架。我们抬着担架绕过转角的酒窖，走进杜克街——这是条煤炭码头后面的肮脏小巷。她的房间位于一栋住宅楼的一层，屋里有张破旧的铜床，床上铺着碎亚麻布片。此时，女孩依旧备受痉挛的煎熬。

等待凯洛奇医生及其助手的时间里，我能做的不多。屋里脏兮兮的脸盆架上有个深色瓶子，瓶子的标签上写着“溴化钾”。我知道这是专治酗酒的处方药，但因为拿不准她到底喝了多少酒，我不敢给她服用。这种药物用量过大的话反而会给病人造成更大的伤害。于是，我向女房东要了点儿碳酸钠，以帮她暂时缓解疼痛。

15分钟过去了，一辆四轮马车叮叮当地驶进杜克街，停在门口。凯洛奇医生的助理，南伦敦医学研究所的约翰逊先生来了。在卧室门外，我和他打了招呼，简单地介绍了病人的情况并强调，必须立刻送病人去医院。约翰逊先生连连点头，但觉得女孩儿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也许为时已晚。

最后，女孩儿还是死了。

在这灯红酒绿而残酷无情的都市中，她以出卖肉体为生。和她数以千计的姐妹们一样迷茫、堕落、借酒消愁，以躲避现实或仅仅是为了逃离肮脏的寓所。可悲的是，她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
我将这件事交给了凯洛奇医生和约翰逊先生。若非出于礼貌，我没必要再探听事态的发展。脸盆架上的那瓶“溴化钾”刚



好印证了唐沃思小姐酗酒。她可能正在遵医嘱戒酒，这次一定是又犯了酒瘾，不幸酗酒而死。死因非常明确，不需要再验尸。我坐出租车回到了贝克街。

我跟福尔摩斯讲述了街头悲剧，以此解释我的晚归。不过，这出人间悲剧似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。那天深夜，当整个城市陷入黑暗时，我被脑海中可怕的尖叫声惊醒，烦躁不安。我决心忘掉可怜的唐沃思。

第二天清晨，马里波恩教堂的钟声将我唤醒，钟声穿透秋日阳光，传到我耳畔。我打开窗户，只见街道和广场上，落英缤纷。上午，我收到了凯洛奇先生的电报。他首先对我前一晚的帮助致以感谢，但遗憾地告诉我，艾伦·唐沃思在救护车里遭遇了震颤谵妄的致命一击，引发心脏衰竭，被送抵圣托马斯医院时，已经死亡。窝打老道司空见惯的人间悲剧就这样落幕了。

当天，我并没向福尔摩斯提及她的死。可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2

若论办案，歇洛克·福尔摩斯思维缜密，逻辑严谨。不过，作为房客，他实在是粗心又不讲究。盛着剩饭的托盘随随便便地丢在乱七八糟的工作台上并不怎么“好吃”的化学实验器具旁。实验或许是为了提取玻璃上的指纹，或许是为了分析毒药的成分。谋杀或通奸的重要线索常常隐藏在吃饭用的黄油盘里。

唐沃思的悲剧已经过去整整三天了，凯洛奇医生和约翰逊先生那儿还是一点儿新消息也没有。

10月的阳光在绛紫色的乌云下渐渐变暗。我从部队医院的发热科会诊回来，惊奇地发现，福尔摩斯把我们的贝克街公寓整理



得不同寻常。我走进房间，看到福尔摩斯的工作台异常整洁。他正埋头整理着椅子靠垫。就连屋顶常年关着的窗户也被打开了，好让黑烟草的味道散一散。

我走到他跟前，他才抬起头。

“把沙发挪到壁炉那边。行动起来，亲爱的华生！咱们有客人要来。”

“哦，好吧。”可是当天早上我根本没听说过有什么客人要来，“不会是哈德森太太回来吧……”

“要是你记得，华生，今天已经是周三了。周三下午是沃登家宴的时间，咱们的哈德森太太跟她出嫁的姐姐在克拉珀姆喝茶。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把剩下的椅套也递给我。”

“那咱们的客人是谁？来得这么突然？”

他边调整着椅子与壁炉的位置边说：“拉塞尔夫人。她突然发电报说有要紧的事，要亲自来访。”

我在部队医院会诊了一整天，十分疲惫。好端端的晚上，我可不想就这么被打扰。

“不少英国贵族都叫拉塞尔，”我急切地说，“这个拉塞尔是谁？上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男爵夫人？首相的遗孀？”

他抬头看看我，迅速把废纸篓挪到房间角落里，遮掩起来。

“都不是。咱们的客人名叫梅布尔·伊迪丝，也就是伯爵夫人拉塞尔。你一定也听说过她。”

“没错，我听说过。这位年轻女士造访，可能要打破我们的惯例了。”

“胡说。”他边说边搓着双手，表示他把家里收拾停妥了。

“福尔摩斯，你可能以为我在胡说。但据我的可靠消息，她母亲斯科特夫人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被克劳德先生发现了。



俱乐部的里尔登也向我透露，拉塞尔有个贵族姐姐，一直在卡博街街角的大楼里做按摩师，你路过那条街就能看到那幢楼。大楼一层被一个叫亚瑟·卡瑞的流氓霸占着，出售法文书籍和马尔萨斯仪器，不时引起伦敦警察厅的注意。”

福尔摩斯直起身子，环顾四周，露出满意的神情——房间收拾停当，可以接待他的年轻访客了。我的话他好像一点儿也没听进去。他接着说：“华生，求助咱们的既不是她母亲，也不是她姐姐。这个年轻女人自己遇到了麻烦。她想听听咱们的意见。”

“不出我所料。是关于什么的意见？”

他耸了耸肩。

“敲诈勒索，还有谋杀，咱们做的就是这门生意。在秋天这样不景气的季节，最微不足道的案件也很受欢迎，何况这件事看起来并非那么微不足道。”

我依旧顾虑重重。近来，报上曾披露这个年轻女人和她丈夫拉塞尔伯爵的丑闻。弗兰克·拉塞尔——他希望世人这么称呼他——才二十出头，父母去世后，他由祖父——某位伟大的英国首相带大。后来，他入读牛津，度过了短短几个月的学习生涯，其间因为“令人厌恶的举止”被学院院长劝退了。随后，他弟弟伯特兰在剑桥钻研符号逻辑时，弗兰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伦敦社会的纸醉金迷中。

不久，臭名昭著的赛琳娜·斯科特夫人贪婪地将手伸向了这个羸弱的年轻人。传闻说，她的年龄比他大一倍，却想占有他……真是无稽之谈！后来，她唆使自己的女儿梅布尔·伊迪丝嫁给了这个傻小子。年内，两个年轻人在伊顿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可惜，好景不长，没过多久，新娘涉嫌腐败，官司缠身。不过，她被处置得不重。案发后，她一直与上流社会保持距离，住



在沙威酒店的套房里。

半小时过去了。福尔摩斯在窗前踱步，而我还在思考。

“他们来了，华生！”

楼下的街道上传来阵阵马蹄声。随后，门铃响了。哈德森太太新请的保姆出现在门前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兴奋得像个麻雀。

不多时，一个女人出现在楼梯上。灯光一亮，我们眼前是一位身材苗条、衣着时髦的黑发女子。她头戴面纱，遮住了整个脸，好像因上楼太累而呼吸急促。那娇小的身子使劲地颤抖着。她撩起面纱，显露出年轻美丽的面庞：鼻梁挺拔，眉毛浓密，目光炯炯有神，嘴唇很薄，仿佛随时可以挤出个令人生畏的笑容。她看起来脸庞光洁，妆容细致，像个矜贵的玩偶。

福尔摩斯上前迎接她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？”她嗓音低沉，语调顿挫，“是歇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吗？”

“是我，夫人。”福尔摩斯拘谨地说。他没向这个贵族女子鞠躬，那有违他放荡不羁的性格，不过，他还是礼貌地点了点头。

她拉着福尔摩斯的手，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，嘴唇微张，仿佛想说些什么。福尔摩斯盯着她入了迷，过了一会才回过神来：“这位是我的助手华生医生。在他面前，你也可以畅所欲言，不必有任何顾虑。”

我握着她冰凉纤细的手，看着她坦诚的蓝眼睛，感到这样的女子前一刻能让你以为你就是她的世界，下一秒又能跟你撇得干干净净。

“夫人，请坐。”福尔摩斯温和地说，“请问，我该如何为你



效劳？”他看着她在长椅上坐下，自己在斜对面坐下来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”她理着裙子，语速很快地说，“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跟丈夫已经分居好几个月了。除了通过律师沟通以外，我们之间没有直接的交流。最近我听说，有人告他谋杀，而且是两桩谋杀。”

“拉塞尔伯爵？谋杀？”

她点点头，又站了起来，走到小桌子前，从桌上的手提袋里取出个精巧的银质盒子。她点了支烟，又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，仿佛她是戏剧舞台上的女主角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要说我丈夫品行不端，我相信；要说他谋杀他根本不认识的年轻女人，我可不敢相信。”

她目光冷峻，纤细的手紧紧握着椅子扶手。我知道福尔摩斯为什么答应帮她了。一系列年轻女性谋杀案？拉塞尔伯爵？英国近五十年最伟大的首相的孙子？即使有一点儿是真的也可以轰动世界了。

“对方的说法真假难辨，福尔摩斯先生，但我确实收到了勒索信。”

福尔摩斯点点头，仿佛在肯定她的推测。

“对方说他谋杀了谁？”

她那纤纤玉指把白色烟卷攥出了凹痕，隐隐透露出她的焦虑。

“贝恩律师来信说，我们分居后，拉塞尔经常光顾兰贝斯和萨瑟克的宅邸。在那儿，拉塞尔让那些堕落的人服用有毒的药物，目睹别人肉体的痛苦，以获得快感。两星期前，不知是由于意外还是事先预谋，他致使两名年轻妇女死亡。”

福尔摩斯露出怀疑的表情。



“拉塞尔夫人，”他立刻说，“这种病态行为极为罕见。拜占庭君主、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以及 1772 年马赛的孔德萨德才有。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一个也没遇到过。我可以看看信吗？”

她脸色微红，急忙展开信纸，递给福尔摩斯。

福尔摩斯读完勒索信，看着我扬了扬眉毛。他并没支开拉塞尔夫人，便把信递给我。

伦敦

沙威酒店

伯爵夫人拉塞尔女士收

夫人：

我写信来告诉你，自从你离开后，你丈夫弗朗西斯·拉塞尔伯爵先生时常光顾兰贝斯和南华克那些声名狼藉的宅邸。他在那儿杀害了几个女孩子。一个多星期前，他给了玛蒂尔达·克莱弗和卢·哈维足量的士的宁，要她们杀匹马。谁知最后被杀的是她们。克莱弗死后，她的遗物中有两封控诉你丈夫的信。如果拉塞尔伯爵因谋杀罪入狱，可想而知，你和你的家庭将蒙受巨大耻辱。

你是否愿意以两千英镑的价格雇我做你的法律顾问？如果你立即聘请我料理此事，我会帮你避免一切可能的曝光。等到你的丈夫被逮捕了，我就帮不了你了，也没有律师能帮你了。当局可是掌握着克莱弗的信件呢！你愿意雇我的话，只消在晨报个人专栏登一则广告，说 R 夫人想见贝恩律师，我就会与你私人会面。只



要你雇我，保你夫妇安然无恙，否则，后果自负。

律师 H. 贝恩

我读完信，心里反而轻松了不少。不管克莱弗和哈维是谁，都不是我在周六晚上目睹的那个可怜的女孩儿。

“你怎么收到这封信的？”福尔摩斯轻声问道。

“今早从信箱里取出的，是昨晚最后一批信件。”

福尔摩斯点点头。

“你的律师是？”

“乔治·路易斯先生。”

福尔摩斯又点点头，没再问下去。

“夫人，我也帮不了你。乔治先生人很好，你把信交给他，让他转交给警察厅。警察可能要你在早报上登广告，作为抓捕罪犯的诱饵。我猜测你见不到敲诈你的人了。这封信不像是勒索钱财，更像是发泄仇怨。不过，如果贝恩先生——不管他真实姓名到底是什么——试图联系你，警方就能控制他。他们能做的事可比我多。”

她流露出一丝愠怒。

“那对方说的两位被害者是谁？”

福尔摩斯冲她笑了笑。

“夫人，要是真有谋杀案报纸上早就登出来了，更别说两起谋杀案了。我跟你保证，截至目前还没有相关报道。警察厅的拉斯特雷德探长也想聘请我做顾问。我们俩都没听说过玛蒂尔达·克莱弗或卢·哈维，她们很可能是杜撰出来的人物，就算确有其人，也很可能与此事毫不相干。对方这么写，只是为了结怨。”